

憶戰友邱旭升

俞 諧

三十年來，一個影子常在我面前晃動——瘦削的臉型，中等的身材，腰間掛着一支加式四五型短槍，穿着一身寬大而不相稱的軍裝——他是邱旭升。

旭升，號方亮，江西資谿人，我跟他第一次見面，是在南昌的一個為期半月的縣政研究會中——那是民國三十七春季，江西省政府爲了革新地方政治，邀約一批對地方政治有興趣的青年舉辦的研究會。當時，我跟旭升都是被邀者之一；因爲時間太短，彼此僅知面貌、姓名而已，談不到什麼認識。

後來，我奉派到貴谿縣工作。第二年，時局逆轉。五月初，共匪偷渡長江，羣竄南下，其中一支直抵浙贛地區；贛省東北一帶，處浙贛交界，首當其衝。

戰事倥傯驚喜相逢

當時，進犯的匪軍爲數不多，似知我有所準備，採用東西夾攻戰術，先切斷我兩翼——弋陽與鷹潭兩地，然後襲我縣城；我當以全力抵抗，激戰整日。最後匪軍後援部隊以砲火猛擊，終因

我火力不勝，衆寡不敵，不得已，退守塘灣山地，開始游擊工作。

中旬，匪軍又大批麇集，並四出各鄉區擾亂，地方民衆一日數驚，羣情惶惑，不知所措。而我們連日收容散失，擴充實力，逐漸建立幾處據點，活動範圍擴大至貴谿山區。

一天，我帶了十幾個隊員到了資谿的桐埠鎮。鎮上盛傳「八路（贛北稱匪爲八路）要竄襲桐埠」的消息，民衆十室九空，扶老攜幼，躲避附近山間；我以爲機會難得，正想看一看八路行徑，便留在一處民家休息。

十時左右，情報組不時報告情況，風聲顯得有些緊張，但隊員們却相當鎮定，繼續和我研究應敵方法。

突然一批服裝不整的武裝兵士推門而入，大家一陣慌張，急於拔槍應付；正在此刻，爲首的上前向我招呼：

「你忘了，我是邱旭升。」

「邱旭升？」好熟悉的名字，經仔細思索，才想起了在一年前，我們同在南昌研究會的一段往事。

「你爲什麼會來這裏？」我感到有些奇怪。他接着說：「沒有想到大局惡化到這麼快！……我是知道共產黨的那一套，我們國民黨員跟共產黨是絕對無法妥協的，所以共產黨渡江以後，我選擇了拚的一條路……。」他把「拚」字聲音提得很高。

坐了不久，他要了一些茶水，略問一些情報之後，便告辭他往；臨行，握著我的手說：「有機會，共同合作。」

旭升走了以後，並沒有告訴我他的去處，祇聽到有人說，邱旭升是現任資谿縣黨部書記長，爲人機智、倔強而有俠氣，在當地頗有一些羣衆基礎；目前，他已集合幾十個青年，準備打游擊。之後，半個月內，彼此沒有聯繫，我忙於探察敵情，收容散失，重整隊伍，以及選擇地形等工作。

應約相晤共商大計

五月底，我到達一個極小的村落——龍湖。忽然接到旭升帶來一個口信，要我到南際頂會面

初，我不知道南際頂是什麼地方？在什麼地方？……繼而一想，游擊隊正要擴充力量，他既是黨部負責人，不妨前往一面，聽一聽他的意見。三天後，我查明方位，應約前往。

到了南際頂，果然找到了他；我們在附近的一家民家坐定，他開口便說：

「我已經決定跟你合作，我們終是老朋友，這裏的縣政府我已不寄存希望了。」他的態度明朗而有決斷。

我勸他：縣政府條件充足，應該跟當地縣政府合作；並坦誠的告訴他：「對八路游擊是很艱難的，你該考慮。」

他說：「這個，我早已考慮過，生為國民黨員，死為國民黨鬼，對八路是不能共存的……。」聲音激昂，意志堅定，我暗地欽佩他的見解。於是我分析當時贛省東北匪我情勢，以及我的游擊計劃；他全部同意：



抗共勇士大陞淪陷前的江西資谿縣縣長邱旭升先生。

「這裏的大竺、小竺都是崇山峻嶺。……果如所說，都是最好的游擊據點，而且這些地方都有我的朋友，多屬忠義之士——國民黨黨員。」

我們握了握手，決定大家多多掌握人員與物資，定期會合，統一指揮；那已是六月中旬了。

一個星期後，我們再度見面，把人員、武器集合在小竺地方；重新編隊，重新分配任務。我以為旭升是本地人，地形熟識，特地請他負責游擊行動工作，他也慨然答應。

這時，貴、資一帶，被匪軍竄擾已有一個多月時間，一般民衆逐漸了解共匪的真面目，特別是青年，因此陸續上山參加游擊的，已經增至三百多人；長短槍枝也有兩百五十多桿，只是沒有彈藥。

有一次，我們在大竺偵察地形，忽然聽說，胡璉兵團有兩個接兵連（有官無兵），大約有二十餘人，退到山地某處，離開我們的駐地，祇有幾里路程；旭升聽說很高興，立刻要我親自拜訪這兩個連長。這時，我們正要招兵買馬，擴展實力，便相約前往。

走訪戰友鼓舞士氣

約一小時行程，果然在一處破廟裏，找到了他們。等我們說明來意以後，其中一位姓熊的連長首先發言：

「我們是國軍，我們必須歸還建制……。」

其次的意見是：「我們來這裏，是等待命令，命令一到，我們便要離開這裏。」

「我們的團部，相信離此不遠；不久，我們會有命令下來。」

我聽到了大家意見之後，知道了他們的心意，便說：

「各位考慮得很對，今日我們的來意是彼此合作，並不是收編你們；所謂彼此合作，不僅各位應該保持國軍身份，而且保持各位原有的番號；等到各位上級命令到達，我必歡送各位歸還建制……。」

「但，目前，八路四出搜索我們，我們彼此力量都很單薄，如能合作，大家也多得一商量和照應……。」

經我這樣分說以後，大家似乎動了心；兩個連長彼此又商量一番，才決定跟我們合作。

這兩個接兵連共有二挺重機槍，八挺輕機槍與幾支步槍，自從合作以後，我們有了自動武器，內心很是喜慰，旭升更是高興。

從此，我們的活動範圍也就更大了，北自塘灣、冷水坑，南至嵩市、珀玕一帶，都是我們游擊隊員常去的地方；祇是這些地方，多是崇山峻嶺，一天見不到幾個小時太陽的。所以日短夜長，白天過得很快。我們便經常利用夜晚走路、聯絡。旭升不但地形熟悉，而且極其勇敢，常常帶了幾個隊員四處奔走，有時帶來幾個青年，參加游擊，有時帶來一些消息：

「八路軍是紙老虎，縣城的槍兵根本沒有子彈，腰帶上掛的都是小石子，祇有幾顆是真的……。」

「烏石（嶺），我們的區公所被佔了……裏面只有三五個八路……實在可以一下子宰了他們……」。

次日，我跟旭升視察附近環境，看到隊員們喜形於色，成羣的在談論「樟樹大捷，張（淦）兵團果真不錯。」我追問情報由來，……他們回答說：

「書記長說的，我們在樟樹跟八路拚了一下……」。

我轉而問旭升，旭升祇低一下頭，並不作聲；但隨後他背地裏告訴我：

「我們近來缺少子彈，更嚴重的是沒有草鞋，同志們有些抱怨，所以造了這些情報，無非在鼓舞士氣呀！」我沒有回答，內心却佩服他的機智。

的確，在山地裏，除了糧食缺乏之外，最嚴重的問題是彈藥與草鞋，因為自縣城失陷，我們被孤立之後，彈藥只有消耗，沒有來源，所以大家相約不輕易消耗彈藥，除非為了爭取一份較高的代價，我們才送出一顆子彈；其次是草鞋，山地崎嶇，草鞋損耗最大，但山地既不產草，又無處可買，而爬山越嶺非穿草鞋不可，所以成爲大家所苦惱的問題。

曾經有若干次，我跟旭升私議：「我們該行動了，或突擊貴谿，或突擊資谿，我知道前些時日，八路運來了幾批彈藥……你的路徑很熟，該詳細計劃一下……」他答應一個「是」，却沒有說什麼。

我內心實在着急，因爲眼看着敵人的壓力愈

來愈大，而游擊的問題愈來愈多；長此下去，豈非坐困到底！

活捉八路下山搶糧

七月初的一天傍晚，我走向廚房取水，一個隊員偷偷地告訴我：「今天我們捉來了兩個八路。」我吃了一驚。

晚餐時光，旭升才報告我：「他×的，八路膽子真不小，背著假子彈到處招搖，昨天晚上我派了一個突擊隊到烏石，宰了兩個，活捉兩個……」。

烏石離桐埠十里，離我們的根據地該三十多里，他竟在不響不響中開始行動了。

飯後，我問他：「活捉的兩個，如何處理？」他乾脆的說：「還不是一樣的宰了他們。」

我很佩服他的膽識。

自從這次開血戒以後，我囑咐他特別提高警覺：「八路本來是不允許我們存在的，今天開了血戒，自然更會引起他們的注意，所以要同志們特別提高警覺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他問我。

我說：「我們游擊隊員大多未經訓練，缺乏作戰經驗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強訓練，同時注意營地守衛，特別要防備八路偷襲。」

「你說的是。」他答：「明早我先跟熊連長商量去！」

胡兵團的兩個接兵連，自從參加我們游擊組織以後，正閒著無事；旭升跟他們一談，自然很樂意的答應下來。

於是我們把隊員重新編組，重新分配任務，並佈置崗哨，分時值班，訓練走山路，爬嶺崖，吃粗，射擊。

次日午後，我又告訴旭升：「我們怎麼可以帶著家眷游擊呢？」

原來，自從我們合作以來，他把家眷「一妻四子」都接上山來，我的家眷原是隨身的。他聽了我話，並不吭氣，我也不再理會了；反正上山打游擊，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。

幾天以後，我們的食糧果真又發生了問題，我說：「再到桐埠倉庫借去。」

旭升告訴我：「倉庫主任都是膽小鬼，現在他們不肯再借了。」

我聽了很生氣：「怎麼會不肯再借呢？桐埠糧食不全是我們的嗎？」

後來聽了大家的解釋：「自從貴、資一帶匪以後，匪對糧食跟武器彈藥一樣，每到一處，必先派員調查登記。在前一段時間，我們跟倉庫負責人商量，還可以出據提取或借用。等到登記『列管』以後，倉庫負責人便不敢作主，否則八路便要清算他們了。」

我，這才瞭解實情，桐埠糧食已無法借用了然而，「兵無糧不辦」，到這個時候，祇有出諸下策——搶糧。

旭升隨着說：「我們早已準備這樣做；而且，這次下山，該多僱些民伕，總得儲備一、二個月糧食才行。」

動身那一天，除了三數個年老、病弱的留守之外，全部出發。這次，我們預定的目標是桐埠

倉庫。旭升跟我押隊，並且帶同我們的眷屬——大小七八口同行。

大約走了個把小時，旭升突然要我慢行，旋即引我轉入一條小路；我驚奇他的手勢，他小聲地說：

「其實，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，我們且把眷屬丟在這裏——上泥坑。」

「真的？」我很高興。實在講，游擊工作除了貴乎秘密之外，其次是迅速，帶着眷屬打游擊，總是不方便，也是不應當的。今天整隊出發，他爲什麼讓眷屬走在後面？他爲什麼事先不告訴一聲，我體會到他的細心周到。

我們隨向一條支路前進，雖然我與妻兒有說有笑，但內心却是無限惆悵的：「患難夫妻，祇憑着骨肉情感，獲得一些安慰，現在真要分離了！」

大概走了五里多路，找到了一家農莊，四周林木密佈，環境幽靜，確是相當隱蔽；幾間房子也很乾淨，坐了一會，我們把眷屬安頓好，然後辭了出來；我因心頭惆悵，一路沒有說話。旭升

覺民兄：予志玉璧的懷一留兄斟酌，白兄刻以法本存

增加教信，一俟委託書到即起見交給密蹤者即

右刻筆姓同志文信由本人面遞與後即

此禮

邱友戰

邱旭升致本作者親筆函墨跡，文明條邱旭升代名覺民為本文作者代名。

知道我的心情，不時的安慰我：

「不要緊的，這是我親戚家，很隱密。」

從上泥坑出來，旭升跟我急着南行，但是究因中途就擱過久，等我們到達南際頂，隊伍已經休息了二個多小時，急着聽令下山。

這幾天，我因日夜奔走，身心疲憊，兼之上午一個急行軍，更是感到困乏，腳跟又起了幾個大水泡。

午飯後，我坐在門旁，用手揉抹，給旭升看見了，便說：「你便留守這裏好了，照顧一批病弱同志。」我想說話，竟被旭升阻止：

「就這麼辦，這次我來領隊好了。」
午後二時，眼看着三四百人飛步下山，內心無限牽掛：

「今天能帶多少糧上山？」

「會不會遇到八路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遠望旭升走在隊伍後面，左手緊握着擺動的槍柄，很是威武。

我聽過旭升常說一句話：「槍糧無異作戰，

先要把隊伍區分好，一部分是挑穀的伙子，一部分

是武裝的隊員，武裝隊員往往先一步到達倉庫，等

挑夫裝好了糧食，他們又須後一步離開現場，如果

遇到干涉，武裝隊員便使用實力對付。……」實際

上，他對搶糧工作已非一

次，這正是他的經驗談。

大概五、六小時之後，我看着大家笑嘻嘻的回山，放心不少。民伕們隊員們汗流浹背，滿載而歸，個個嚷著肚餓。旭升走在最後，看起來也很疲乏。

其實，伙伕們早已準備了晚飯，大家見了桌上飯菜，飢不擇食，裝飽肚子，倒頭便睡，不到七點鐘，都睡着了。

翌日清晨四時，大家仍然熟睡未醒，朦朧中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：

「糧食，終究是一個問題，目前可以搶，將來八路加強控制以後，該怎麼辦？還有草鞋、彈藥……。」

突破包圍聯絡後方

六時，旭升先醒，我小聲的跟他商量。旭升說：「我也想過，我們雖在前方拼命，總還得跟我們政府有個聯絡，……至少武器彈藥，也得有個來源。」

我沒有回答，大家沉默了一陣。

最後，還是他打破了沉默：

「從各方情報判斷，八路先頭部隊似已進入贛江中游，我們這裏，已成赤流中的孤島，長期困守，自非辦法，應該跟上峯聯絡，決定我們今後做法。」繼而又說：

「省政府恐怕已遷吉安、遂川一帶。我們要聯絡，必須到南豐、廣昌去探聽；甚至，我想還得到寧都。……但此去路途遙遠，極其辛苦；同時，如果真要聯絡的話，別人恐怕都聯絡不上；

……。」
旭升這一段話，雖不像他平日說話那麼爽朗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當前，四周都是敵人，我們早已陷入敵人的包圍圈內；特別是黎川、南豐一線，是共匪大軍南下的要道；而當地土八路又橫行不法，無惡不作，如要衝出去，自然萬分危險。但是他的意見也很有道理，果能衝出包圍圈，誰能跟省府聯絡得上呢？

當時我說：「你考慮的很對，我出去聯絡好了；祇是，這裏的隊伍，全偏勞你了。」旭升立刻表示同意。

早飯後，氣候晴朗，我趕赴上泥坑，探望一下妻兒；當日趕回南際頂，跟全體隊員說明下山的決定；又徵調兩名精壯膽大的隊員隨行。旭升另在當地僱用一名民伕，作為嚮導。

次日清晨，我們四人在眾人歡送聲中走下山嶺；這一天，足足走了一百多里，到百子亭。

第二天進入南豐縣界，沿途雖然經過許多村落，却都沒有煙。

到達南豐，幸而南豐仍在我政府手中，於是立即與省政府聯絡，一方面派人告訴旭升：「黎川與南豐之間是陰陽地帶，但南豐縣城我方戒備嚴密，時防八路來襲。寧都方面黃專員已組有豫章山區綏靖部，組訓民兵十萬人，規模宏大；請即率部參加豫章山區戰鬥行列。」

信發出後的第二天，我忽然病倒，祇覺得天昏地黑，頭暈目眩，連日高熱，全身軟弱無力。

幾天以後，我的妻兒跟旭升家屬，都安抵南

豐，帶來旭升一信：

「示悉，至慰所懷，一切由兄斟酌，自兄別後，資本已增加數倍，一俟委託書到，即赴兄處整理，敝眷即同劍華嫂同赴兄處，餘由來人面述，匆復……。」

之後，我的病況日重，先被送到寧都。在寧都住了二、三天，找不到醫生，又被轉到贛州。

一天，我又接到旭升自寧都轉來一信：

「弟已抵寧都，不日回縣，盼即會同前往，展開匪後工作，並希電復七區臺轉弟。邱旭升七月廿七日。」

三十年來無時或忘

我看到這封信之後，內心很是欣慰；他果真已率領了隊伍離開了山區，而且參加了豫章山區綏靖部的戰鬥行列。同時又覺得非常着急，因為來贛州三日，我的病況迄未好轉，而且已經三天沒有飲食了。有人說：「這是因為在山地奔走了幾個月，緊張過度，一旦外出，精神陡然鬆弛，既因身體早虧，便百病迸發了。」也許正是如此，於是伏在床上，草草給他一封回信：

「弟病體未復，未許擅動，俟全愈後，當即

前來會敘……。」

這封信發出以後，沒有幾天，贛城謠言飛傳，說是共匪大軍已集中遂川一帶，準備襲擊贛城，城內人民紛紛外撤，孀兒帶女，扶長攜幼——抗戰期中那種慘絕人寰的逃難景象，又復重演於眼前，內心痛苦萬分。

不數日，省府的眷屬果然奉命遷散。但我的身體始終沒有復原，祇隨着暫離贛城。

八月中，省府的一個朋友來看我的病況，告訴我一個消息：「邱旭升已發表為資谿縣縣長。」我聽了以後，很是高興，但半晌講不出話來。

眼前一個瘦削的臉，又浮現在我的腦際。旭升原是一個文人，出身小康之家，生活優裕，天性灑脫，不意從事游擊以後，其所表現，却是機智、忍耐、刻苦、倔強，而最難得的是他的氣節——國民黨員的志節。

之後，大局迅即逆轉，我負病隨同省府眷屬離開了大陸，沒有跟旭升再見過面，不過他的話却常常在我的耳邊響起：

「生為國民黨員，死為國民黨鬼，對八路是不能共存的……。」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三

寸草悲

徐櫻女士著
定價台幣陸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。